

## 《庞居士语录》的抄本与明刻本

谭 伟

《庞居士语录》是中国佛教的著名居士——唐庞居士庞蕴的语录和诗偈集。庞蕴（？～815），字道玄，出生于衡阳（今湖南衡阳市），元和（806—820）中，举家北游襄陽（今湖北襄樊市）。在禅林中，庞居士与梁朝傅大士齐名，被人们称之为“中土维摩诘”，《庞居士语录》是研究唐代禅学的重要著作。庞居士与王梵志、寒山一样，是唐代著名白话诗人，《庞居士语录》保存了大量唐代口语和俗语，也是研究唐代语言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《庞居士语录》是由与庞居士同时的官员于頔（？～818）编集的，后世又有多种抄、刻本，其流传较为复杂。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开始，许多公私目录对《庞居士语录》都有著录，可见《庞居士语录》一直在流传，其形式也多样，主要有《语录》、《诗偈》（或《诗》、《诗集》）、《歌》三种形式。《语录》有十卷、一卷、二卷之分，《诗偈》（或《诗》、《诗集》）有一卷、二卷、三卷之别，而《歌》只一卷。历代书目所记《庞居士语录》之形式较为复杂，其原因有多方面：

其一，中国文献在流传过程中，由于传抄和刻版分卷方式的不同，往往造成同一种文献卷次多少不一。如二卷之西明寺本与三卷之崇祯本，在内容上并没差别。

其二，由于编目者侧重点或归类不同，往往会出现同一种文献冠以不同的名称，从语录的角度编庞居士的集子，则冠以《庞居士语

录》，而将其诗偈作为附录；从诗偈的角度，则称《庞居士诗偈》，故三卷本之《庞居士语录》和《庞居士诗偈》在内容上当是相同的。就同一版本，也可能著录不同，如根据崇祯本卷末“道玄庞居士语录诗偈二卷流通”的刊记，就有将此三卷的本子著录为“庞居士语录二卷”、“庞居士诗偈二卷”、“庞居士语录三卷”、“庞居士语录一卷”等种种可能。

其三，由于编纂者的目的不同，常常将某一集子的各部分抽出来单独流行，庞居士的集子便可分为语录和诗偈，而诗偈又可分诗、歌，故庞居士的集子有《语录》、《诗偈》（或《诗》、《诗集》）、《歌》几种形式。

《庞居士语录》现存的本子主要有两大类：即抄本与刻本。

抄本现存只一种，即日本文明十八年（1486）逆翁宗顺抄宋本。今藏日本爱知县丰川市西明寺（下简称西明寺本），经《俗语言研究》创刊号（1993年12月）影印<sup>①</sup>，我们能见其全貌。这是现存《庞居士语录》最早的本子。

此本最前面有署名“无名子”的《庞居士语录诗颂序》（下简称《语录序》），主要介绍庞居士之生平，对庞居士入灭的有关情况叙述犹详。其次是“庞居士语录”，下题“刺史于頔编”，录有关庞居士的机缘五十则。再次是“庞居士诗卷上”，有诗74首；“庞居士诗卷下”，有诗117首，卷后附有《历代贊文并诸方拈古》六首，接着是嘉定十四年（1221）绍祈《跋》和宗顺（1433～1488）文明十八年（1486）题记。

《语录序》云：“其余玄谈道颂流传人间，颇多散逸。今姑以所闻成编，厘为二卷，永示将来，庶警后学。”所谓“玄谈”就庞居士之语录而言，“道颂”就其诗偈而言，题目也明确说是“庞居士语录诗颂序”，则此“二卷”当包括语录和诗偈两部分。由此可知，有无名子序的最初本子是二卷本。无名子到底是谁？《语录序》作于何时？

《语录序》之作者“无名子”不知是谁。《全唐诗》卷八七二在

“无名氏”下有《改魏扶诗》、《嘲刘师老》、《嘲郑熏》三诗为“无名子”<sup>②</sup>作，观各诗之序，此三“无名子”指不露真实姓名之人，既非一人，又非名号。同书卷二三八钱起有《柏崖老人号无名先生男削发女黄冠自以云泉独乐命予赋诗》，此无名先生男不婚女不嫁<sup>③</sup>，与庞居士之生平相似。据现存资料，尚不知道以上“无名子”或“无名先生”与给《庞居士语录》作序之“无名子”是否有关系。或有以为是《庞居士语录》的最初编集者于頫，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（隋唐五代部分）陈尚君所撰“庞蕴”条说“传世有《庞居士语录》三卷，有于頫序”<sup>④</sup>。但《语录序》非于頫所作至少非于頫原作，是非常明显的：

其一，两《唐书》及其他有关于頫的文献，未见其有“无名子”之号，且《语录序》前既题“于頫编集”，后又自题“无名子”，也不合唐人为序之体制。

其二，《语录序》云“时太守于公頫”、“于公往问安”、“居士以手藉公之膝”，多次自称“公”，亦不符合中国古代自称之习惯。

其三，《语录序》两次提到“唐贞元间”，若是于頫所作，当不必有“唐”字。

其四，《语录序》中所记多事：（1）庞居士是“襄阳人也”；（2）父仕衡阳太守；（3）用船载家珍数万縻于洞庭湘右，罄溺中流；（4）居士乃先参石头，顿融前境。后见马祖，复望本心；（5）子亡；（6）妻隐。此六事于庞居士生平都不能说是小事，而《祖堂集》既未提及庞居士与于頫之关系，说庞居士“生自衡阳”与第（1）条矛盾，又未提及庞居士参石头之事，作为尊石头系的《祖堂集》是不应该不用这些资料的，此与上第（4）条不合，其余四事均未有记载。就算于頫序本之《庞居士语录》藏于内府，《祖堂集》编者没有机会见到于頫之序，作为官方性质的《景德传灯录》当是有机会见到的。然其说“襄州居士庞蕴者，衡州衡阳人也”与《语录序》第（1）条冲突，而其第（2）、（3）、（5）、（6）条亦均无记载。《五灯会元》虽综合五灯而成，但《语录序》中所记诸事多不载。是否是因《语录序》所记

传奇色彩甚浓厚而不被后世灯录所采呢？显然也不是。因为佛教史及灯史本身就是由众多传奇组成的，如果剔除传奇部分，则佛教史及灯史将被去掉大半，因而也会失去特点与价值。惟一的解释就是，有《语录序》的本子，已非于頔原本，而且主要流行于民间，灯录的作者没有见到。

但《语录序》之写作或改写之时间亦不会太晚：

首先，《语录序》云“后舍庵下旧宅为寺，今能仁是也”，“能仁寺”在宋初改称“太平兴国寺”，简称“太平寺”。此当与宋“太平兴国”（976～984）年号有关，宋太宗太平兴国“三年三月，赐天下无名寺额，曰太平兴国，曰乾明”。<sup>⑤</sup>（康熙）《衡州府志》卷二十三《方外志·释寺》记太平寺“寺内旧有慈氏阁，宋黄庭坚有诗，见《艺文》。”<sup>⑥</sup>同书卷二十一《艺文》有黄庭坚（1045～1105）《太平寺慈氏阁》诗云：“青玻璃盆插千岑，湘江水清无古今。何处试目穷表里，太平飞阁暂登临。朝阳不闻皂盖下，愚溪但见古木阴。谁与洗涤怀古恨，坐有佳客非孤斟。”<sup>⑦</sup>据《山谷年谱》，此诗为宋崇宁三年（1104）正月黄庭坚过衡山作<sup>⑧</sup>，黄庭坚诗题作“太平寺”，则改寺名在此前无疑。《语录序》之作当在寺改名前。

其次，《语录序》云：“其余玄谈道颂流传人间，颇多散逸。今姑以所闻成编，厘为二卷，永示将来，庶警后学。”则表明，最初有此《语录序》的本子是初编本，编辑者不是据更早的本子编集的，而是自己收集的。

再次，《祖堂集》、《宗镜录》甚至《五灯会元》等禅籍中都有今存《庞居士语录》未收之诗偈，这些当是《语录序》所说的“散逸”之诗。可以表明这个本子成书早于《祖堂集》、《宗镜录》或与之同时，而且后世没有对其内容（至少是诗偈部分）作多少加工。如果成书较晚的话，编者既着力收庞居士之诗偈，就不可能不收其他禅籍中的逸诗。那么，有人要问后世有多种以此本为基础而重刻的本子，为什么又没有辑入其他禅籍中的逸诗呢？我

们认为这是因为自宋初禅林提倡公案开始，庞居士便以其公案享誉禅林，人们重视的是庞居士的公案，于其诗则没有怎么留意。如西明寺本诗末“庞居士随喜金刚经”诗体例与其他诗不同，当是因有前面的公案才加进去的，而未作改编。

西明寺本有宋嘉定十四年（1221）春前潭州宁乡县白杨山证圣禅寺住持嗣祖蕊丘绍祈的《跋》，介绍了传刻经过：

近代亡失其本。予自己卯（嘉定十二年，公元1219年）秋，憩瓶钵于雁峰能仁，重建宝藏，即居士故基也。士（大）夫来游，悉以居士语录为访。因思庆元（1195~1200）间主衡之乾明，增修古塔时，以居士语祝唐道友刻传，有旧本在，多金赎之。其间散逸不全，复得他本校正，以补遗缺，普为流传。

作者称“能仁”当是就此寺的原名而言的。“旧本”盖庆元间唐道友之刻本，“他本”则当时流传之其他本子，可知《庞居士语录》在当时有多种本子存在。因此，此本刻于庞居士早期生活之地—衡阳，是根据有《语录序》的本子而重刻的，并有一些增补。如语录部分最后有庞居士问马祖“不取本来人”的对话并附大慧禅师对此则的评语，与整个语录的体例不同，当是此本在刊刻时为保持所依底本的原貌而这样处理的，或是依旧版而补刻的。又如在诗下卷后所附之《历代贊文并诸方拈古》，录有大丞相张天觉（1043~1121）一首，径山佛日大慧（1089~1163）禅师二首，东林珪老（1083~1146）一首，白云守端（1025~1072）和尚二首。这些禅师与衡阳多少都有一些关系，白云守端是衡阳人；张天觉大观四年（1110）任宰相，后因政策失败，左迁衡州知事；大慧宗杲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五月，流放衡州，其间集录古尊宿之机语及与门徒间商量讨论之语录公案，辑成《正法眼藏》六卷；东林士珪绍兴年间（1131~1162）与宗杲共居云门，撰颂古百余则，世人珍之。由于有这些著名禅师对庞居士的重视，因此，《庞居士

语录》在衡阳多次刊刻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然所录之拈古都与公案有关，可见人们重视的主要也是语录部分。

此本是现存《庞居士语录》最古的本子，其价值首先在于它保存了较多灯录未收的资料，如关于庞居士之子死、其妻隐等事迹；其次是它基本上保持了《庞居士语录》的古型，如语录部分只录机缘，各则之间没有多少重复；再次是它保存了许多俗字和简、省字，对我们了解古书的流传有较大的参考价值。但此本也存在许多问题，如将灯录归马祖的弟子如石林、百灵、松山等均归于石头门下。又如将灯录所记庞居士与药山门下之全禅客“好雪片片”机缘置仰山门下。还有不少脱、误、倒之处。

现存《庞居士语录》的明代刻本尚有多种：

1. 明万历（1573～1620）程通慧刻本。《中国善本书目·子部·释家类》著录，题“唐于頴辑”<sup>⑨</sup>。有《庞居士语录》一卷，《诗》二卷。今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。此当为现存最早的刻本。

2. 明崇祯十年（1637）刻本。石川力山《关于宋版〈庞居士语录〉——西明寺〈庞居士语录〉之介绍及其资料价值》介绍了此本，今藏日本内阁文库、花园大学等地<sup>⑩</sup>。题“唐刺史于頴集，优婆塞世灯重梓”，前面是无名子《庞居士语录诗颂序》，与西明寺本同，之后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：“庞居士语录卷上”，与西明本差异较大；“庞居士诗卷中”，有诗 74 首；“庞居士诗卷下”，有诗 114 首，卷后附有“历代贊文并诸方拈古”六则，末为几则刊记。卷末有“崇祯丁丑春泉州罗山栖隐院识”刊记，崇祯十年即丁丑年。

此本与西明寺本相比，差别较大。在形式上，西明寺为抄宋本，此为明刻本；此本将语录和诗偈共分三卷，与西明寺本也不同。在内容上，两本《语录序》均同；此本卷中、下之诗及所附贊颂，无论在数量上，还是在顺序上与西明寺本同，只是个别文字有异。此本与西明寺本差异最大的是语录部分：

其一、此本比西明寺本多“丹霞访庞居士门首相见”、“庞居士随喜金刚经”、“诗偈三首”、“三人难易”四则。

其二、此本以《五灯会元》卷三《庞蕴居士》为基本线索，将有关庞居士的机缘联起来，首尾一贯，极有条理，不像西明寺本那样散乱。

但此本也有明显不如西明寺本的地方，由于全抄《五灯会元》，因此语录与其他部分多有重复。如“庞居士随喜金刚经”与卷下最后一首诗，“诗偈三首”亦与卷中、下之诗，“庞居士入灭”机缘与《语录序》都有重复。西明寺本各部分之间则几乎没有这种现象。

入矢义高谈到此本时，说：“我以为上述明版《庞居士语录》大概不是明人所编，而是根据宋版本。这是因为明人的藏书目录，如《纂竹堂书目》、《宝文堂书目》、《天一阁书目》、《澹生堂藏书目》、《脉望馆书目》、《也是园藏书目》、《述古堂宋版书目》等，都著录为宋本。”<sup>①</sup>说明版依据的是宋本，当然不错，但崇祯本语录部分，明人加工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。

明圆信（1571～1647）等据陶明潜《先觉集》而编的《先觉宗乘》，约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至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，其《唐庞蕴居士》与崇祯本《庞居士语录》的语录部分一样首尾完整。其所选与崇祯本几乎全同，惟顺序上之差异极大。此庞居士传亦主要参《五灯会元》的编排顺序，又将石头与马祖弟子分编，比西明寺本更有条理。可见，将庞居士语录编为有条理之文本，大概直到明代才完成。清·陈梦雷等编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所收《庞蕴》传即主要取于《先觉宗乘》<sup>②</sup>。

3. 日本和刻（无刊记）本。据石川力山《关于宋版〈庞居士语录〉——西明寺〈庞居士语录〉之介绍及其资料价值》介绍，此本是据明崇祯本的复刻本，共三卷，刻于日本宽永年间，今藏日本驹泽大学、大谷大学等地。

4. 和刻本，承应二年（1652）中野是谁刊本。此本今藏日本花园大学、京都大学等地，据石川力山《关于宋版〈庞居士语录〉——西明寺〈庞居士语录〉之介绍及其资料价值》介绍，此本是据明崇祯本而复刻<sup>⑩</sup>。全本共三卷，和崇祯本同。

以上两种和刻本，均是据明崇祯本翻刻的，入矢义高说：“我国宽文、元禄、承应各翻刻本，均以其为底本。”<sup>⑪</sup>特别是承应本，几乎是完全按明崇祯本的款式覆刻的。

明代以后的诸版本较为易见，从略。

注：

①禅籍俗语言研究会编，1993年12月第131～156页。

②下册第2133～2134页。

③上册第599页下。

④周祖谟主编，中华书局1992年第513页。

⑤《佛祖统记》卷四三，《佛藏要籍选刊》第12册第269页中。

⑥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36册824页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。

⑦同上，第777页上。

⑧宋黄庭《山谷年谱》卷三十，《四库全书》（1113—950）。

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60页。

⑩《禅文化研究所纪要》第十五号第347～411页，1978年。在董志翘教授的帮助下，日本学者衣川贤次先生为笔者影印了此本前后部分。

⑪⑫《寒山诗管窥》，《古籍整理与研究》第四期，第249页。

⑬中华书局、巴蜀书社1985年第61915～61918页。

⑭衣川贤次先生为笔者影印了花园大学藏本全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